

華盛頓的匪情專家

沈國權譯

在北平那些漫長溽暑中的一個夜晚，如果周匪恩來願意在研讀毛著的當兒，拿出兩冊有關中共經濟的書籍看一看，他可能會獲益非淺。遺憾的是該書對中共經濟似無幫助，然對共匪最近真正困難的經濟生活、不論他是對共匪的經濟茫然無知或是對共匪某些有研究的西方人士都會懷以熱望而願加以研究。美國當局以及專家們共同出版七百五十頁的非公開的專書，但對共匪經濟沒有多大貢獻——假定這麼說——很少能對共匪未來的經濟發展和成長有確切的提供參考。共匪從一九五九年——六〇年便停止發佈生產數字，自此以後的生產數字只有依靠估計而來，事實上共匪的生產能力已回復到一九五七年「大躍進」以前的生產能力。然而在這段時間裏却發生了很多事情，在大躍進時期，蘇聯技術人員的撤離匪區，災荒和文化大革命等，都是些值得研究的地方。

以我猜想，周匪恩來當然可以解決我們認為難以解答的問題。我們對共匪生產數字有一種疑問（雖然文化大革命使得共匪和專家們之間發生極尖銳的鬥爭，但蒐集所得生產數字似可接受）就是共匪對他本身的穀類、煤、肥料和鋼鐵生產會有一個正確的數字，但真正確切的數字却是為了躲閃那些外國研究匪情有關共匪的人口總數。如果沒有這個數字那麼對於共匪真正計劃籌建的事項則無法了解。如果沒有確實人口數字為依據，則北平那麼多的革命激進派就不能有確實的依靠去榨取勞動力量從事國內糧食生產以及用現金向國外購買小麥。共匪在一九六六年夏會發表過大陸人口總數為七億人。很多西方人士認為此一數字似乎偏低，確實人口的估計數字應為七億五千萬，也許可能突破八億大關。

美國方面一直想得到一個確實的大陸人口數字，但在什麼地方才能得到呢？對共匪經濟持有一種不樂觀的看法（該書一直是這樣的認為）研究人口專家愛爾德（John S. Aird）先生對共匪人口一直似難於做成結論，在他一九五三年從事人口調查在最後所得的數字上缺乏自信心而不敢確信。共匪對那些缺乏訓練的戶政從業人員似應嚴加督導，不得體的戶政人員疏遠了農民，和無數家庭，因而使收集數字不能正確，同時更難免發生誰居何處的疑問，

致使情況混淆不堪。共匪雖然公佈過統計人口數字並認為非常準確，但西方人口統計專家則深表懷疑。如果共匪已建立了可靠的登記制度，諸如出生、婚姻和死亡申報等均有所登記的話，則情況就不會像目前這樣壞（因為可經整理而作成統計），但愛爾德先生指出，所謂登記制度可由地方基金來建立而無需中央來督管。負責該項事務的人員表示，似乎難以說服農民到區公所去改變他們自己家庭的原始記錄，作父母的對自己子女的出生和死亡認為除了父母有關係而外，這並不關係到其他任何人和任何事情，有些時候一個戶長對於家庭某一人死亡而作成記錄認為是件極為悲痛的事，區公所的職員們往往由於疏忽和傲慢在工作中吹毛求疵，因而使一般居民裹足不前。

在困苦的大躍進時期以後，共匪的人口登記工作似乎已全盤瓦解，在一九五七年底共匪會公佈過人口數字，又在一九六四年似由公安人員核查過大陸人口，但所得結果未見公佈。一九六四年底愛格爾斯洛（Edgar Snow）先生會見毛澤東並詢及大陸人口數字問題。毛匪當時回答「一些人」認為大陸人口為六億八千萬或是六億九千萬人，然而毛匪自己並不認為那是一個大的數字（回想起來，毛匪當日說的「一些人」，就是所謂當權派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一小撮）。斯洛先生問道，是不是可以從口糧的分配上可以獲得人口的總數字，毛匪回答，這是作不到的，因為人民想要得到多一點口糧的分配，由於這個緣故，現在已有的紀錄已經不準確了。

共匪對大陸人口的多少顯得漠不關心真是件極不尋常的事，現在覺得，毛匪當日的回答人口數字時，似另有所指——毛匪個人雖不會同意，但那是極可能的事情——否則大陸人口至少應該在七億二千萬到七億三千萬之間。一個可能的事實而毛匪不會承認文化大革命為什麼會超過其他任何一次所發生的運動，其原因則是基於龐大的人口之故，同時這還包括了從一九六二年開始的又走回家庭為單位的計劃。一般人意識到共匪會極度困難去從事生產，甚至第三個五年計劃的實施（到目前為止並未公佈真象，但依推測所得這會比每年所實行經濟計劃的成果要好一些）如果說根本沒有一個確實的人口數字為依據的話，這似乎是不可能的。共匪的經濟計劃只能控制人民的嘴巴，

這一個長遠問題正如共匪對今日大陸究竟有多少人口要維持生活所持的同一態度而諱莫如深。

共匪的關鍵問題自然是怎麼樣去維持七億到八億人口的生活，在此同時，又要榨取人民勞力去從事農業作投資以達到對建設工業和輸出之需。共匪能否生產足夠的糧食以供應大量膨脹的人口？可耕地和肥料各能分配多少？應糧食和副食之需。同時為輕工業所需的工業用糧又可獲得多少土地和肥料？諸如棉花即屬此一例型。可耕地可否增加面積，生產物又可增加多少？灌溉、肥料、勞工和機器等能否供應充裕？共匪應該了解自從「大躍進」以後糧食作物的種植佔地甚少，然而肥料却使用的很多，實行這種政策又能夠帶來多少成功的希望。自一九五九年以後共匪就沒有發佈上項數字，一九五九年沒有數字但對一九五八年的生產數字一般均深信懷疑，（一九五八年所公佈的生產數字曾作過修改），因為在大躍進時期似有誇張。不論如何，共匪本身對糧食生產應有一妥善的計劃，統計數字在大躍進時期其信用程度已受到部份瓦解，很多西方匪情專家同意，目前共匪已回復到合理執行的水平。

美國匪情專家對共匪的農業生產自大躍進起便抱着悲觀的態度。拿森先生雖然在該書曾提到共匪農業生產的估計問題，但並沒有作引用文字的敘述。很多人相信這些估計數字似乎偏低，因為共匪在一九六二年開始並沒有缺糧現象——如果大陸人口真如很多西方匪情專家所認為那麼多而在最近幾年裡共匪糧食每年又只生產糧食一億八千萬噸左右的話，那的確會發生糧荒。拿森先生的見解可能是對的。他認為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的農業生產（包括自留地在內）在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時期裏沒有個人所得。但以我來說，覺得似乎不太合理，基於西方人的認識，說實在的，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的農業生產和人口的增加，到一九六六年為止此二項無法得到合理的配合已進入第八個年度，也就是說農業的生產趕不上人口的增加。西方專家們總是持以很小的自信心乃以「可能」或「或許」來作估計，該書一項明顯的弱點就是只基於測估而下判斷，以為那就是事實。

傷感的否定

該書認為合理的就是从一九六〇開始的共匪經濟大部份都是以已知的事實而編寫的。（當然在此較早的時期也是一樣，但在大躍進以前的時期是最

華盛頓的匪情專家

有趣的了，因為所能得到的文件最少而對今天的問題最切實際）誰能下一個結論，就是那一個能在大陸上贏得人口和農業的競賽。可悲的是，沒有這樣一個人人在人們打開此一巨著之前會有種感覺就是統計數字的不適合——那就是說，全書本應分成幾個階段，但事實上並沒有。一個政策性方面的大數字就是有關農業的成長。當然，肥料工業的擴充，農村的灌溉和用電的增加，發展利用良種以抵抗壞的氣候和莠草。對農民能產生刺激和農民非毛匪主義思想就是所謂自留地問題。如果不了解共匪的一般經濟政策和社會政策所發生的影響，那麼就不能解決一些關鍵性的問題。很自然地西方的匪情專家會以資本主義的觀點來作論點，即利用增加農民刺激，認為增加農民個人所得是解決共匪經濟的最佳良策，比如在大躍進結束以後交還農民的自留地以增加副食品的生產，但沒有人能表示共匪會答應給與這些利益刺激和自由。如果說每一個農民家庭可以在自留地上努力從事生產，然而對共匪要求以農業來投資工業的計劃則會完全打破。這對共匪的經濟計劃有所低觸，所以西方匪情專家的觀點是不可能變成事實的。

該書令人心悅誠服的主張就是共匪所作的第一個五年計劃（一九五三—一九五七年）比她所有的計劃的實施成績都要好，共匪領導人會一心一意地為建立一個大的工業基礎而努力。他們也會化過一番心血，來從事投資農業以輔助工業的發展。例如在機器建設方面，有關共匪經濟政策該書有一頁主要的敘述，愛施波羅克（Ashbrook）指出，如果第一個五年計劃能繼續的敘述（代替一九五八年的大躍進政策），假設共匪在反蘇情緒上有所抑制，蘇聯繼續實行他們所訂的簽約，那麼現在共匪會擁有曾在一九六〇年合同中簽訂的三百座工廠。這些工廠的總值為卅億美元，已知的包括鋼鐵廠，發電廠，機具工廠，運輸機，電氣化學和農具廠等。這對共匪來說，應該算得是最上等的買賣。但却失掉了，原因是毛匪澤東不滿意那些，一九五七年，確實是共匪經濟成長最好的一段時期。如果毛匪澤東關心經濟的話，他現在會想些什麼？下最大決心……但大量從蘇聯資本的輸入計劃終究給放棄了，取而代之的却是共匪在最近五年裏用完了他們的外匯，從西歐和日本購買了卅六座或更多的工廠設備。

除了購買西方的設備，並且每年在加拿大和澳洲又輸入五至六百萬噸的小麥。共匪需要相當數量的外匯。在五十年代裏，從蘇聯集團國家的輸入，

共匪是比較容易儲積的。另有美國中央情報局對共匪付給平衡的估計在該書中也有頁介紹，這是在一九五七年底，共匪當時持有六億四千五百萬美元的外匯儲積金，在大躍進時期，爲了促進經濟的進展，輸入上昇，當時用去黃金和現金二億三千萬美元，此後共匪又不得不把輸入降到極小限度，同時又榨取國內盡其可能的向外輸出，包括一九六〇到六二年一億一千九百萬美元的白銀。一九六四年底，共匪爲了輸入小麥美國中央情報局估計共匪付往外匯四億美元，在一九六五年又增加了一億到一億五千萬美元而到達五億——五億五千萬美元——輸入國諸如挪威，丹麥，巴西，墨西哥，印度和馬來西亞等。假使這些統計是正確的話，而一九六五年的數字還比不上一九五七年的紀錄。當時外匯儲備的緊縮是五十年代中最嚴重的時期。當時顯然共匪沒有破產，加上香港購得外匯在內總共是五億美元，共匪在一九六六年從香港單獨就作了四億七千二百萬美元的貿易，或許香港僑匯尚有一億美元。一九六七年的前四月共匪輸出到香港的數值，已比一九六六年同期增加三千四百萬美元。

共匪的糧食進口

共匪似乎一直想從西方購買糧食，依推測共匪像過去一樣平均每年要化去四億美元——這是每年一宗相當可觀的數目。自共匪從事貿易以來，當然就是現金和黃金的問題，同時共匪自有國家與之往來貿易，則專家們對建立鞏固基金方面比之對國內經濟的研討更來得重視。美國中央情報局的觀察極有價值，他們把很多情報彙集在一塊，自從事估計共匪國內黃金生產開始，便減少採用猜測的方法。

談到共匪貿易前途，除了大陸的糧食能夠自給自足而無需進口方可作研究，因爲共匪每年要化掉四億美元的外匯去向國外進口糧食，這在一般情況之下便很難看出會有什麼變化——包括任何在香港購買力的變化，從一九六五年向西方購買整套工廠方面略有降低，這可能會到共匪另有措施，純粹爲了國家的理由，他們的工業應該完全由共匪本身設計和建造，美國中央情報局並指出，這還反映了一種可能性，就是共匪獲得了短期和中期的信用貸款，自再付給的新的簽約開始以來，這樣似可減少一部份負擔。一年來共匪忙於和德國德瑪格 (Demag) 公司簽訂一座相當數目的鋼鐵廠，因爲過去如果已簽過類似的合同，則共匪對其他的購買可能因此稍作延緩。

共匪能否真正依其自身力量發展工業而無需外援，這確是件相當大的問題，顯然地，他們尚須經過一番努力，以即急速發展他們的核子計劃，這是必須向另外方面發展的一個目標。談到農業共匪自一九五九年——六〇年首

方未發表生產數字，除了共匪本身應甘苦與共而外，他們應該樂意地來看看這本書，這是關於西方人士給與解決工業產品生產的估計範圍——特別是一九六三年的鋼鐵，美國鋼鐵研究所提出七百五十萬噸的生產數字，美國礦業生產局的王先生 (K. P. Wang) 提出一千二百萬的生產數字。費爾德 (Field) 提到共匪工業，並作成一個工業生產指數，但基本測估的信心很小，實際上只能叫做猜測，在這種微妙的情況下，則比墨守成規的數字要穩健得很多。共匪在一九六一年工業總生產銳減並且繼續下降，一直到一九六二年生產數字的減低趨勢稍有緩和，關於這一點西方匪情專家沒有發生爭論。共匪在一九六二年採取了更有效的對策，使工業生產得以恢復。從一九六二年起每年工業總生產增加將近10%左右，而一九六五年生產水平較一九五八年稍高。所得結論我想是正確的，亦即共匪在調整時期之生產得以增加，這是由於實有能力的再運用（大躍進以後數年調整時期的停工）——除了化學和油料生產方面。他從略說明（在另章有說明故在講到同一題目便從略不談），質和量在生產方面都很重要，但質的生產優於大躍進時期。關於未來的展望，則引用我的看法，「重工業武器發展計劃和輕工業依靠農業原料的供應在第三個五年計劃時期對加速成長似乎不可能。」這是寫在文化大革命開始之前而一九六七年緩慢了經濟衰退（事實上已有衰退），他認爲這是一項因素。

一項令人興奮的事就是美國當局把有關共匪很多的資料放在一塊印成二冊平裝書，這是具有多目標且有參考價值的書籍，同時並附有重要表格，無可懷疑的，很多匪情專家們的書架上會放着這本書，其中包括很多有關共匪五十年代的背景，這是很難從其他資料中找到的，並且有最新的估計數字，這是共匪沒有公佈而該書却作了估計和猜測。有些人引用估計數字却當作教條似的而受到批評。同時也有存存部份偏見（例如，使你相信匪蘇的鬥爭完全是由於共匪的惡意而招致的，善意的蘇俄却是個犧牲者）。有些時候引用資金問題爲了求得高度的引人注目效果却應用一些共匪的陳舊語詞，同時這些資料的引用還是些二手資料。以我個人來說對於香港綠塔報 (Green Pansoda Press) 所出版的任何書籍却是難以使人信任的。在另一方面來說，只化二元二角五分錢的代價，拿來看看似乎並無不可。

原名：The watchers in Washington.

作者：Colina MacDougall.

譯自：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Number 10 of Volume

LVI, June 8, 1967